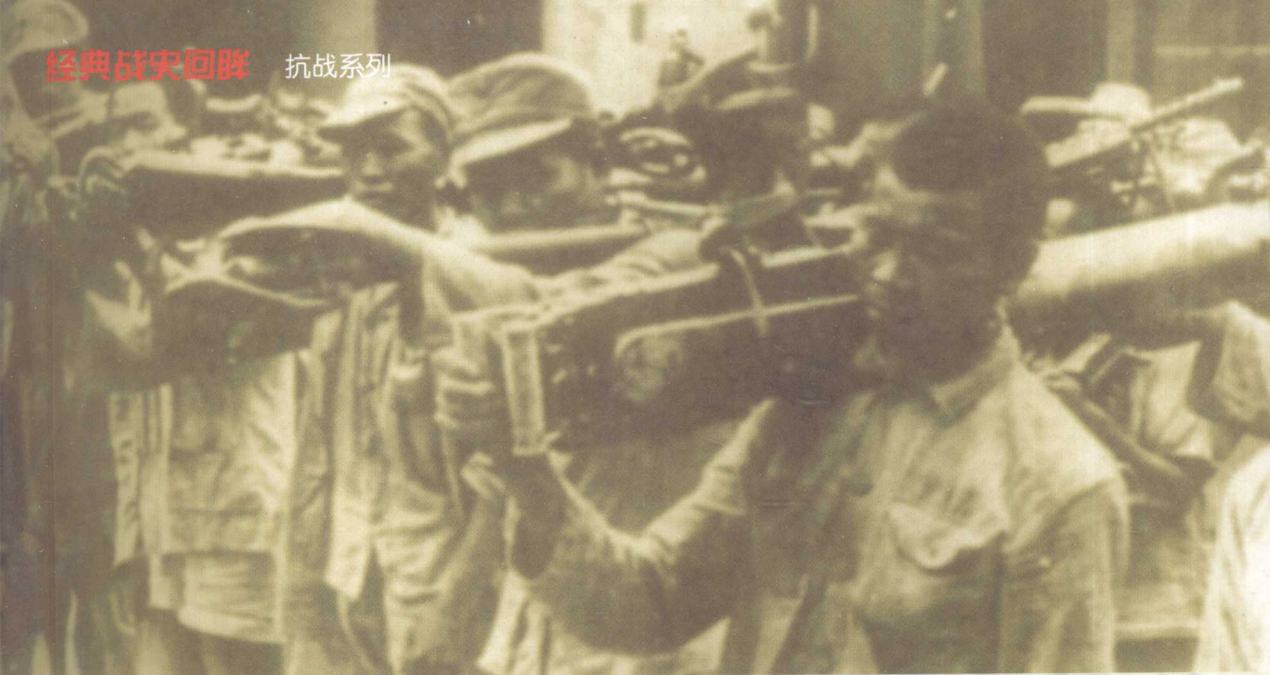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喋血孤城

衡阳会战

周明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喋血孤城

衡阳会战

周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血孤城:衡阳会战/周明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07334-0

I. 喋… II. 周… III. 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
IV. E29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509 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9 字数:147千字

版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334-0/E·24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这是65年前举世震惊的一战，中国军队第10军在湖南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疲惫之军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顽强苦战整整47天，给敌以重大伤亡，写下了抗战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虽然衡阳最后还是失陷了，但这丝毫不能抹杀第10军坚守衡阳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业绩。值此衡阳之战65周年之际，本书作者遍寻史料，考证推究，以客观的历史立场，详实的叙述，力求还原历史原貌，谨以此书缅怀和纪念那些在衡阳曾经为国浴血奋战的抗战先烈。

1944年7月，二次大战已近尾声，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不仅受到严重威胁，而且连本土也都频频遭到猛烈的轰炸，战争的胜负已渐渐明朗。

日军为了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并企图从陆上建立补给线，发动了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一号作战，其中衡阳的攻防战更是被日军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艰苦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第10军以攻城日军几分之一的兵力，孤军奋战守城47天，最终造成敌我死伤比例达三比一，战斗力不可谓不盛，这是抗战史上大城市攻防战中，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大大高于守军的唯一事例，已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据《日本陆军战史》记载，日军对于衡阳守城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将军是以“骁勇善战之虎将”称之，将第10军称为“善战之师”，在47天的激战结束前，中国守军无人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的珍闻”。

相对于日军的装备，第10军的山炮、野炮数量远远不及，但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迫击炮的作用，其迫击炮甚至可以与日军的野战炮兵相匹敌，而日军第一线将校之伤亡也多为迫击炮的杰作。手榴弹原为英美军的拿手戏，而日军认为衡阳之战中第10军手榴弹的使用技巧已经超越英美军，成为世界各国军队的“A组”。手榴弹准确而且远距离投掷，使日军蒙受了巨大伤亡。在衡阳之战的过程中，进攻的日军第68、116师团的步兵中队（连），平均每中队兵力都已经下降到只有20人！这样的伤亡，日军认为主要是守军的手榴弹造成的，因此必须特别地加以记述。

第10军在布置防御阵地时充分发挥了地形特点，在衡阳外围的丘陵，构成了坚固的据点式工事，各据点之间均有交通壕连接，而接近城郭的小路全都被地堡火力所控制，整个防线形成一个大型的堡垒要塞。各据点与碉堡都有交叉火力支援，丘陵的底部则被削成断崖，上方有手榴弹投掷壕，守军可以在壕内轻松地投掷手榴弹，杀伤被困在断崖下的日军。对于这样的防御工事，日军认为是中日战争以来第一次领教，堪称中国军队智慧与努力的结晶。

抗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在长沙接受湖南日军投降，据当时日军将领透露，衡阳之战日军的实际伤亡在48000人以上，而衡阳守军伤亡还不到12000人。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被日军战史称为“华南的旅顺之战”——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旅顺要塞之战来形容，这是日军第一次将中国军队与列强军队相提并论。

日军虽然最后攻占了衡阳，但对于守城的方先觉将军和第10军将士却是前所未有的敬佩。甚至在战后，被称作“支那派遣军”精锐的日军第11军老兵还曾来台湾，特意前往方先觉将军墓前祭奠，并与第10军的老兵举行聚餐，成为一段逸闻。

衡阳之战写下了抗战历史的两项之最：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最大——抗战时期，日军1个大队（兵力编制相当于加强营，约1000人）通常要中国军队1个师（约6000人）来对抗，换言之，通常情况下中国军队要有6：1的兵力对比。而在衡阳之战中，日军参战部队初期为2个师团，后期更是达到4个师团，衡阳守军却只有第10军，而且第10军还不是满编的，其真实的实力不过2个师而已。如此算来，衡阳之战日军与第10军的兵力为5：1！而且衡阳之战参战日军是其在华战区唯一的一个野战攻击军第11军所属部队，是日军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野战部队。

敌我伤亡交换比最大——整个衡阳之战，日军战史记录自身伤亡约为2.9万人，而众所周知日军战史历来是缩小己方伤亡数字，因此通常认为日军伤亡在4万人以上，而第10军总兵力还不足1.7万人，伤亡约1.1万人，敌我伤亡交换比达到了3.6：1！

再把视线拉回到60多年前人间修罗炼狱一般的衡阳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当年人们是如何评价衡阳之战的吧！

《扫荡报》的社论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一道永远流传。……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

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若无衡阳之守，也许敌寇更要猖獗。衡阳之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延宕敌寇打通内陆交通线时间，且有助于黔边战局的转捩。……因为衡阳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筑余暇。这种要塞虽没有收到效果，但衡阳之固守，使敌人感到中国军队之坚强；又加之桂林之地形，与要塞之坚固，使他们停止于大榕江兴安一带，达40日，以待补充。因为敌人怕兵力、火力不够，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气，所以须补充完整，方敢前进。假使不是衡阳之守，以挫敌人锐气，敌人不必补充，大胆长驱直入，那么，敌人侵入贵州，当提早三个月，那时敌人更要猖獗。是衡阳之守虽仅47天，而大榕江兴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军长之余威。在军事上争取3个月时间，是如何的大功勋呢？……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挡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出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有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

《大公报》社论：“衡阳虽已陷落敌手，但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

《救国日报》社论：“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搏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至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由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王世杰在日记中称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

衡阳之战还在进行中，重庆20余万名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10军官兵致敬。

战后，以衡阳市参议会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在呈交的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一文中写道：“窃为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

1947年8月10日，在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奠基典礼上蒋介石发表训词说：“至是年（注，1944年）6月下旬，衡阳四郊各县，先后失陷，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地方人士所以请定为抗战纪念城者，其意在此。昔者孟子言仁者无敌，又言浩然之气，集议所生，至大至刚，我中华民族之所恃以生存，所资以兴立者，岂非数千年来仁义之教所沾被既深且远欤！今当举行命名典礼，爰举此义，以告国人，并示来兹。”

白崇禧题词：“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以光荣。”

我方对衡阳之评价是如此之高，那么作为对手的日军又是如何说呢？日军认为是“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其战史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惟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敌人之首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3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当时，与第10军进行过交涉的日军第11军使竹内参谋说：“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耳闻。”

……

在这众多或激昂或凝重的文字中，我们已然能感受到衡阳一战的惨烈悲壮，确实，一座方圆不过数十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弹丸小城，以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军，窳劣之装备，迎战十万装备精良的优势之敌，战至弹尽援绝，该是一场怎样的激战？

目 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兵临城下	002
第二章 一攻衡阳	029
第三章 喋血孤城	082
第四章 深远影响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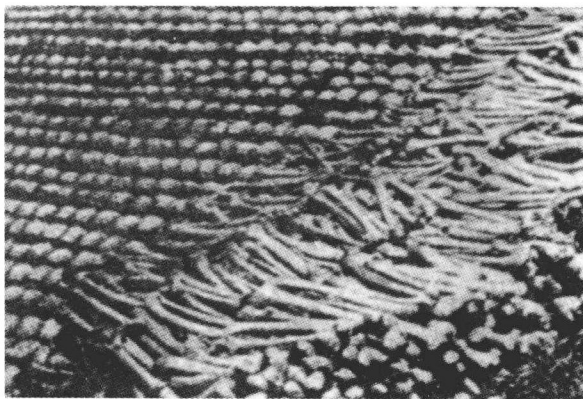
引言

1946年6月28日，衡阳张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本书下同）少将高参葛先才，衡阳之战时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奉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在衡阳民众及流落衡阳的第10军旧部鼎力协助下，历经四月，将搜集到的第10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收殮合葬。正如葛先才在《衡阳搜瘞忠骸记》里所追忆的：“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们请了一位摄影师，摄影存照。我们面对这座高约丈余的用忠骸堆成的山岳，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我们在心中默默祝祷：弟兄们，你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因你们之死而得救。你们是求仁得仁了。然后我们把忠骸逐一移于墓穴中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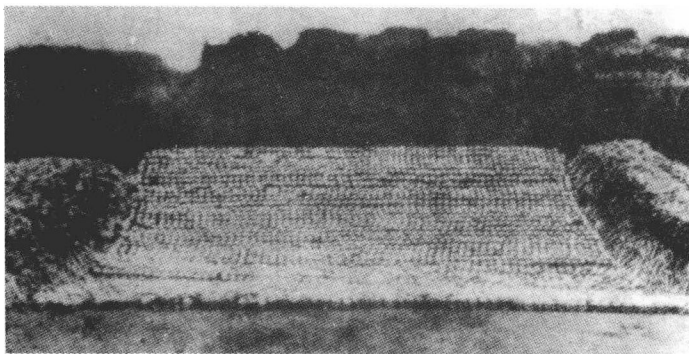
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啊！弟兄们！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

此时的衡阳，还是满目疮痍，遍地残垣，葛先才看着一年半之前还在一起并肩而战的袍泽，如今都已化为白骨，零乱于山野水之间，怎不令人锥心泣血？

而衡阳之战，又何尝不是八年抗战中一场令人锥心泣血的鏖战呢？



（右组图）1946年6月28日，衡阳张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葛先才，衡阳之战时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奉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在衡阳民众及流落衡阳的第10军旧部鼎力协助下，历经四月，将搜集到的第10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收殮合葬。此照约有3000余具尸骨，是衡阳之战牺牲总人数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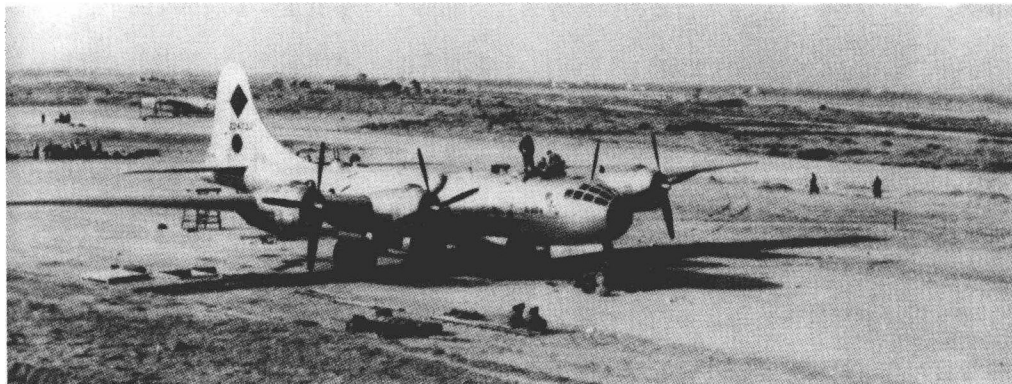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兵临城下

一号作战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世界各战场上均转入了反攻，在亚洲，日本所面临的战局也日趋严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判断美军如果在太平洋上继续发展攻势，那么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迟早将被切断。这样一来，从马来亚、泰国、越南经中国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就将成为坚持东亚大陆作战的生命线。而这样一条大陆交通线，目前还未完全贯通，其中在中国河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还为中国军队所控制，因此打通大陆交通线，将是保障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基于这一思考，真田和服部开始酝酿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

11月25日中美空军6架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成功地空袭了日军位于台湾的重要空军基地新竹机场。

1944年1月，中国动员了近百万民工以非常原始的方式开始在四川新津、广汉、邛崃和彭山四地修建可以供B-29“超级堡垒”重型轰炸机起降的机场。4月新津等四个机场建成，第一批B-29飞抵中国，6月5日开始B-29从中国机场起飞对东北、日本本土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美国空军在中国越来越活跃的行动，也进一步使日本大本营感受到了巨大威胁，因为在中国的美军空中力量不仅可以袭击东海的海上交通线，甚至还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为此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特意向真田和服部询问是否可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加入压制盟国空军在中国活动的目的。真田和服部随即就此设想在战役计划中进行了具体研究，最终在战役计划中加入了摧毁中国大西南的美军轰炸机基地，日军则可利用夺取的西南地区机场，掩护南海的海上运输、夺取大陆交通线以及沿线地区丰富的资源。



■ 广汉机场上的B-29，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的B-29可以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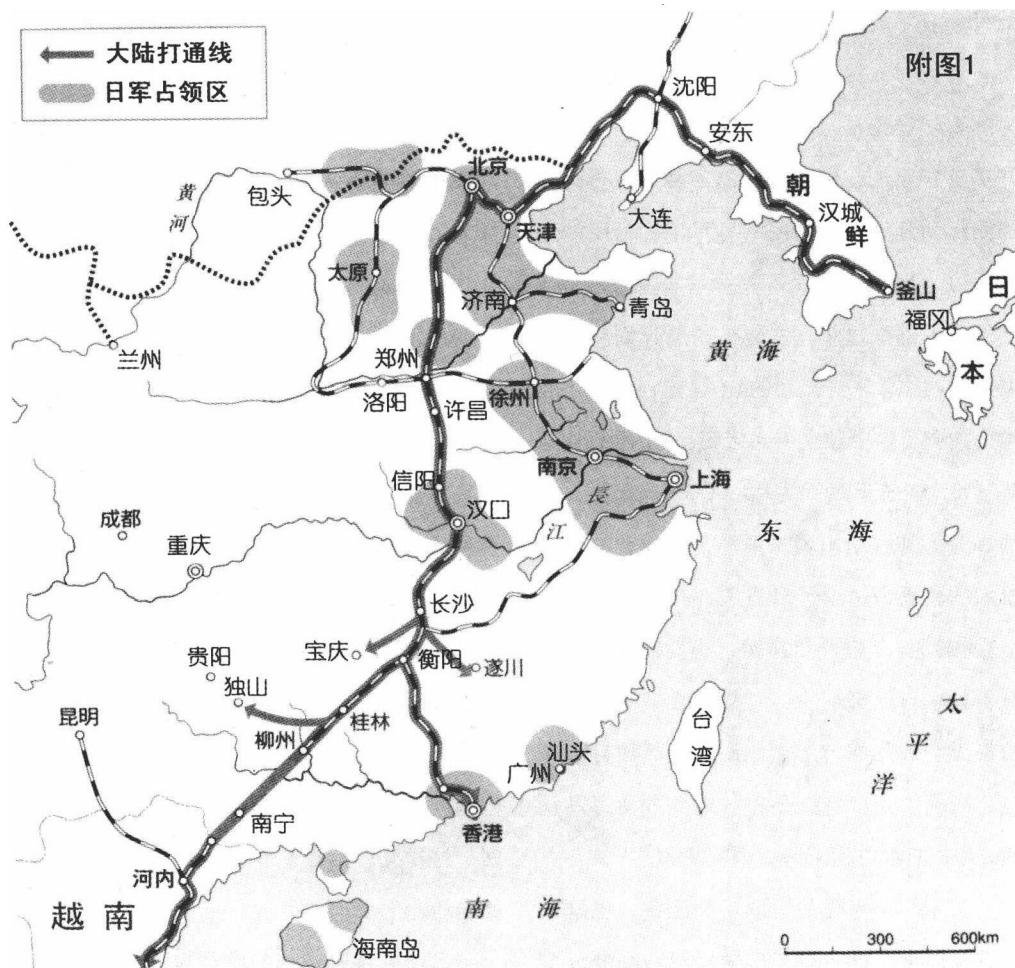
当然日军还念念不忘希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同时，能与中国军队展开主力会战，消灭或击溃中国军队主力，以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在太平洋上尽力阻滞美军的攻势，在大陆上打通并确保中国大陆交通线。因为随着太平洋上美军反攻的力度越来越强，通过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来维系与南方50万军队的联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决定进行一场纵贯中国大陆接连法属印度支那的大规模野战战役。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就明确说明了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战略意图：“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以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收获，可以取得敌占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但是这个看上去一箭数雕的大好计划却遭到陆军省军事课长西浦进大佐的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势必将投入庞大的军事力量，将会给整个太平洋战争带来非常不利的影 响。其实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虽好，但已不是此时的日本军事机器所能承受的，万一失

利损失必然巨大，而且这些损失在短时间内将无法弥补，势必直接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退一步说，即使成功，代价也必然不会小，即使以不菲的代价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要想维持这条交通线的运转，也非易事。何况以日军现有力量来看，要巩固如此漫长的交通线，肯定是处处薄弱，形成脆弱的一字长蛇阵，成为任人宰割的极其恶劣的态势，所以是个典型的疯狂计划，用饮鸩止渴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连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承认：“（此次作战）与实力、资财，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

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综合了两方面的意见以及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美军远程轰炸机利用中国西南地区机场空袭日本本土的担忧，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日本陆军高层之所以会同意这样一个近乎于疯狂的作战计划，还有一个说不上台面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深刻的矛盾，看到海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陆军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也迫切希望通过这样一场胜利来压过海军。1944年1月24日，经日本天皇批准，由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陆命921号”作战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随即以参谋总长指示的名义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纲要，战役代号“一号作战”。因为此次大



■ 日军一号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计划构想图。

会战主要是在河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抗战史也称之为“豫湘桂会战”。此次战役目的就在于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和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与湘桂、粤汉铁路及其沿线要地，摧毁中国主要空军基地以制止其空军活动。整个作战分三步，第一步1944年4月以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发动河南作战，预计1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步1944年6月以华中

的第11军为主，广东的第23军为辅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湖南作战，预计5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步1945年1月以第23军发动广西作战，预计1至2个月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为确保战役胜利，日军大本营还命令南方方面军在缅甸、越南发动攻势，牵制当面中国军队，以策应“一号作战”。

为了保证有足够兵力来实施如此规模的

战役，日军大本营决定对于“一号作战”的所有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保证。为此要求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并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都调升为甲种师团（日军甲种师团的编制兵力达2.8万人）。从关东军抽调出第27师团编入中国派遣军，并暂停了原计划从中国派遣军调往太平洋战场的4个师团，另外还从本土抽调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8个野战补充队（每个补充队的兵力相当于1个旅团），共约15万人加强给中国派遣军，这样就使战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51万人，火炮1500门，坦克800辆，汽车15500辆，战役规模前所未有。日军自己都认为：“只有日俄战争时期的奉天会战才能与之相比，在人员数目，作战区域的广泛，特别是作战距离方面，以及预计作战日期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日军“一号作战”的后勤准备，也是非常充分周全，这点对于历来轻视后勤的日军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这或许是战争给日军带来的深刻教训所致。单就是空军作战的航空燃料，就有半年的储量，空军弹药的储量更是多达两年。参战各部队的粮弹储备，普遍都达到半年以上用量。从各地抽调增补给中国派遣军的地面装备弹药为4个师团的战役基数、航空弹药为2个飞行师团的月消耗量、汽车燃料4千万公升、航空燃料1千万公升。运输工具方面，准备了马6.7万匹，汽车

1.3万辆，大小运输船1万艘，并且调动了日本本土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人员与器材，用于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一号作战”计划所需的其他物资，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军靴军服，都一应俱全，因此“一号作战”可以说是日本军队成军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周密准备。

1月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前往东京，向大本营当面领受作战任务及有关指示。松井29日返回中国后，中国派遣军随即于2月3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参战各部队的参谋长包括第12军参谋长寺垣忠雄少将、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太郎大佐、13军参谋长佐佐真之助少将、23军参谋长安达与助少将、第3飞行团参谋长吉井宝一大佐、海军中国舰队高级参谋松岛庆三海军大佐等人出席。这次会议后，日军“一号作战”正式开始启动。

鉴于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力薄弱，日军于2月将原来的第3飞行师团升格为第5航空军，由下山琢磨中将任军长，并从关东军抽调了3个战斗机队、1个强击机战队和2个轰炸机战队予以加强，使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空军力量增加到了12个战队又3个中队，各型飞机约100架。即便如此，面对在美国的空军和得到美国援助而日益强大的中国空军，依然处于劣势，因此在“一号作战”中日军仍无法取得有效的制空权，在战役期间不少地

面部队由于中美空军的攻击而不得不采取白天分散隐蔽休息，夜间行军或运输的方法向战区开进，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后勤物资的运输。

作战命令和纲要下达后不久，在美军的猛烈攻势下，太平洋上的日军局势恶化，因此大本营希望能尽快实施“一号作战”。为此中国派遣军召开了数次作战会议，3月12日作战计划正式制定出台，向参战各部队下达。

河南作战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制定平汉路作战计划，计划至少投入65个大队，主力为第62、110步兵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作战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第二阶段沿平汉线南下，至郾城附近向西迂回，围歼中国军队第一战区部队的主力，并攻占洛阳，打通平汉线。3月开始为“一号作战”计划调集部队和作战物资。但是第12军认为中国守军正面防线的防御力量较强，不易突破，因此决定先由中牟地区的部队渡过黄河，进至郑州、密县地区，再迂回黄河铁桥守军的侧后，与正面部队形成前后夹击。

负责河南作战的日军部队为第12军、第

1军、第11军和第13军各一部，共4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1个战车师团及1个骑兵旅团，总兵力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4月初日军参战部队在豫北地区完成集结，并修复了郑州以北的黄河大桥。此时河南地区的中国军队隶属于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副司令汤恩伯，共有8个集团军、1个兵团、17个军、41个师，总兵力约40万人。军委会察觉日军有在河南发动攻势的迹象，还从西北的第八战区和湖北的第五战区抽调了部队增援第一战区。

4月17日夜，日军第12军首先从河南中牟县发起攻击，战至18日凌晨，守军暂编第27师的阵地被突破。日军随即兵分两路，第7混成旅团沿新黄河西岸向柴桥攻击前进，第37师团则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推进。19日拂晓，日军第37师团的先头部队第22联队第1大队就进至郑州车站，并袭占了郑州北门附近的一段城墙。当晚日军第7混成旅团和第37师团的主力在尉氏会合形成了对郑州的合围，郑州守军暂编第15军只得弃城突围。日军在占领郑州后乘势发动进攻，于21日攻占新郑。

在黄河铁路桥正面战线的日军也在中牟方向开始进攻，将守军注意力吸引到侧翼后于18日晚利用夜色掩护进入南岸的邙山桥头堡。19日凌晨后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邙山以下的汉王城发起攻击，激战至中午汉王城



■ 日军投入河南作战的装甲部队。

守军预备第11师1个营全部牺牲，汉王城遂告失守。守军立即以预备11师的预备队33团实施反击，但日军后续部队不断投入战斗，反击失利。日军在邙山一线的突破口进一步扩大，铁路桥正面守军85军只得后撤。正面防线随之洞开，日军第62师团沿平汉路直趋郑州，110师团则向密县推进。二梯队的战车第3师团和第9独立旅团等部也于20日拂晓渡过黄河，全力扩张。24日攻占密县，25日攻占虎牢关。至此日军第12军主力在新郑以南地区完成了集结，准备开始下一阶段作战。

4月26日，日军第12军在新郑召开参战部队各师团长、旅团长军事会议，商议下一阶段作战计划。27日晚正式下达下一阶段作战命令：第62师团前出至许昌西南，切断守军向西南的退路；第37师团进攻许昌，而后以

主力向舞阳推进；第27师团进攻郾城，与北上的11军会合；独立混成第7旅团协同37师团进攻许昌，占领许昌后以一部守备许昌，主力向禹县推进；骑兵第4旅团前出至北舞渡，向临汝推进；战车第3师团以一部配合37师团进攻许昌，主力则直取临汝。各部于30日凌晨开始行动。

4月29日夜日军第62师团首先开始行动，一举突破中国军队颍河防线，从而有力地掩护其他部队进入攻击出发位置。30日拂晓，日军开始猛攻许昌，守军新编第29师拼死抵抗，激战至下午17时30分，日军从许昌城西和城南突入城内，守军伤亡惨重，已然无力将日军击退，新29师被迫于当晚从许昌东北角突围，师长吕公良在突围时阵亡。5月1日日军攻占许昌。日军随即立即组织部队南

下，于5月5日攻占郾城，9日在确山与从信阳北上的日军第11军独立步兵第11旅团会师，至此完全控制了北起黄河铁桥，南至信阳以北长台关，长约310公里的铁路及其两侧地区，实现了战役第一步打通平汉路的目标。日军铁道部队随即开始修复线路、桥梁、给水设备、行车信号等铁路设施，10日从北平向汉口开出了第一班列车，但不久就在中美空军的猛烈轰炸下，尤其是黄河大桥被炸毁后，平汉线交通再告中断。

此时第一战区组织第13军向密县实施反击，这次反击虽然迫使日军110师团暂时转攻

为守，但对于日军主力围攻许昌的行动并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日军深知13军是中国军队第一战区的精锐核心部队，只要歼灭该军就可以彻底打垮第一战区，因此华北方面军在得知13军向密县反击后，立即指示12军转兵予以围歼。日军第12军迅即行动，甚至不待占领许昌就下达了攻占许昌后立即向登封转进以围歼13军的命令。日军第12军主力5月2日起开始转向登封，以110师团由北向南，第62师团由东向西，战车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由临汝向大金店方向突进，企图合围13军。第一战区面对日军的攻势，急令第85军

河南会战中日军修复郑州黄河大桥

郑州黄河大桥原名平汉铁路郑州黄河桥，是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桥，由比利时工程公司承建，1900年选定桥址，随后又聘请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工程师进行了查勘，1901年完成定测，1902年开始设计，1903年9月开工建设，1905年11月15日竣工，1906年4月1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3015米，为单线铁路桥。建成时共有102孔，其中26孔位于黄河以北，24孔位于黄河以南，河道中间浅滩部分有跨长21.5米的上承钢板梁52孔。桥梁基础用内径30厘米、外径35厘米、下端带有直径120厘米螺旋翼的铸钢管桩。

1937年冬，中国军队破坏了郑州黄河大桥。日军为了能将郑州以东的陇海铁路与新乡的平汉铁路连接，于1938年夏季利用黄河因花园口炸堤而改道的情况，在开封以北的和尚庄附近新建了黄河铁路桥，开通了从开封经和尚庄铁路桥、大宫、于店、太平镇、阳武到新乡的约90公里铁路线。而在开封以西中牟地区，由于黄河花园口决堤后成为黄泛区，几乎是大片沼泽，重装备根本无法通行。1944年为了顺利实施一号作战中的平汉路作战，日军决定修复黄河大桥。由铁道第6联队的第1、2大队负责施工，小玉铁太郎中佐为总指挥，并从关东军调来对苏战备储备器材中的桥梁桁架35组和架设机械1部。为了掩护施工，还在工地附近部署了高炮部队。从1943年12月10日开始施工，1944年3月25日完成修复工程。